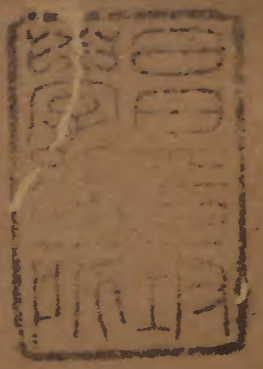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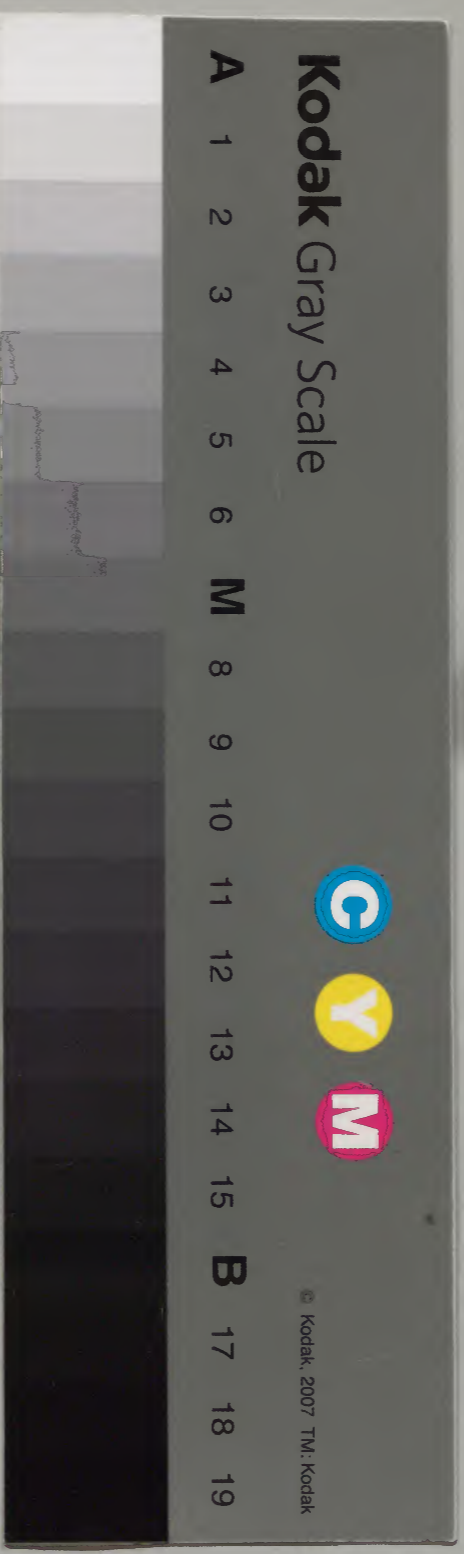
魏書

傳十七之二十三



庫	文	閣	内
二 八 函	二 四 架	二 一 九 冊	漢 書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9
冊數	24(7)
函號	280 5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十七

魏書二十九

奚斤

叔孫建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輩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
 良馬曰騶騮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部大人劉庫
 仁所盜養於窟室輩聞而馳從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
 慙而逆擊輩輩碎其髮落傷其一乳及符堅使庫仁與
 衛辰分領國部輩懼將家竄於民間庫仁求之急輩遂
 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輩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
 輩斤機敏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
 斤為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從征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十七



中原以斤爲征東長史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
還京師博陵渤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所在屯聚拒害
長史斤與略陽公元遵等率山東諸軍討平之從征高
車諸部大破之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
南又進擊侯莫陳部俘虜雜畜十餘萬至大峨谷置
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
陽侯太宗卽位爲鄭兵將軍循行州郡問民疾苦章武
民劉牙聚黨爲亂斤討平之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簞
爲長寧子太宗幸雲中斤留守京師冒黎王慕容伯兒
叔合輕俠矢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而召

伯兒入天文殿東廡下窮問款引悉收其黨誅之詔與
南平公長孫高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太宗大閱于東
郊治兵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
詔斤爲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獲馬五萬匹
牛羊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而還又詔斤與長孫高八
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事具
蠕蠕傳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輶軒備威
儀導從世祖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劉義
符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乃遣斤收劉裕前侵河南
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晉兵大將軍行揚

州刺史率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
拔求濟師太宗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
山義符東郡太守王景度捐城遁走司馬楚之等並遣
使詣斤降斤自滑臺趣洛陽義符虎牢守將毛德祖遣
其司馬翟廣將軍姚勇錯竇霸等率五千人據土樓以
拒斤斤進擊破之廣等單馬走免盡殪其衆斤長驅至
虎牢軍於汜東留表守輜重自率輕兵徇下河南潁川
陳郡以南百姓無不歸附義符陳留太守嚴稜以郡降
斤遂平兗豫諸郡還圍虎牢德祖拒守不下及虎牢潰
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

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宗崩斤乃班師世
祖卽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世祖征赫連昌遣斤率
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
乙升聞斤將至遣使告昌使至統萬見大軍已圍其城
還告乙升曰昌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
乙升遂奔長安斤入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業昌弟助
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走安定斤又
西據長安於是秦雍氏羌皆來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
戰破定定聞昌敗遂走上邽斤追之至雍不及而還詔
斤班師斤上疏曰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盤

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
曰昌亡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
抗表固執乃許之給斤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
與斤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
死遂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擒之語在頡傳
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涼斤自以元帥而擒昌之
功更不在已深耻之乃舍輜重輕齎三日糧追定於平
涼娥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定衆將
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
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爲定所擒士
卒死者六七千人後世祖克平涼斤等得歸免爲宰人
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
公車駕將討馮文通詔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
人運攻具出南道太延初爲衛尉改爲弘農王加征南
大將軍後爲萬騎大將軍世祖大集羣臣於西堂議伐
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曰河西王牧犍西垂下國雖內
不純臣而外脩職貢宜加寬宥恕其微愆去歲新征士
馬疲敝未可大舉宜且羈縻其地鹵薄略無水草大軍
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嬰城固守攻則難拔野無
所掠終無克獲世祖不從征之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

七十戶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刑獄諮訪朝政斤聰辯
疆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
者歎羨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
時年八十世祖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
二十餘人

長子他觀襲爵世祖曰斤關西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
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
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為公除廣平太守後為都
將征懸瓠卒於軍

子延襲爵出為城鎮將卒

子緒襲爵初為散令後為太中大夫加三將軍開建五
等封弘農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後例降為縣改封澄
城縣開國侯增邑九百戶卒

子遵襲封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哀侯無子國
除太和中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食廟庭世宗繼
絕世詔以緒弟子鑒特紹其後以承封邑鑒卒於中堅
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贈龍驤將軍肆州刺史
子紹宗武定中開府田曹參軍

他觀弟和觀大祖時內侍左右太宗以其世典戎御遂
拜典御都尉賜爵廣興子建威將軍尋進為宜陽侯加

龍驤將軍領牧官中郎將軍出爲冀青二州刺史卒
子冀州襲爵

冀州弟受真爲中散高宗即位拜龍驤將軍賜爵成都
侯遷給事中出爲離石鎮將

和觀弟拔太宗時內侍左右世祖即位稍遷侍中選部
尚書鎮南將軍賜爵樂陵公後以罪徙邊徵爲散騎常
侍從征蠕蠕戰沙

子買奴有寵於顯祖官至神部長與安成王萬安國不
平安國矯詔殺買奴於苑內高祖賜安國死追贈買奴
爲并州刺史新興公

斤弟普回陽曲護軍

普回子烏侯世祖時拜治書御史建義將軍賜爵夷餘
侯從征蠕蠕及赫連昌以功進爵城陽公加員外散騎
常侍出爲虎牢鎮將興光中卒喪禮依其伯父弘農王故
事陪葬金陵

烏侯子夔世祖時親侍左右隨從征討常持御劔後以
罪徙龍城尋徵爲知臣監出爲薄骨律鎮將假鎮遠將
軍賜爵富城侯時高車叛圍鎮城堯擊破之斬首千餘
級延興中卒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

列建少以智勇著稱太祖之幸賀蘭部建常從左右登國初以建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拜後將軍頃之爲都水使者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太宗即位念建前功乃以建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虎等聚黨反叛公孫表等爲虎所敗太宗假建前號安平公督表等以討虎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沁而死水爲不流虜其衆十萬餘口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

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使爾棄城太宗聞之詔建自河內向枋頭以觀其勢仲德入滑臺月餘又詔建渡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意仲德遣司馬竺和之建命公孫表與言和之曰王征虜爲劉太尉所遣入河西行將取洛城掃山陵之寇非敢侵犯魏境太尉自遣使請魏帝陳將假道而魏兗州刺史不相體解望風捐去因空城而入非戰攻相逼也魏晉和好之義不廢於前表曰尉建失守之罪自有常刑將更遣良牧彼軍宜西不然將以小致大乖和好

之體和之曰王征虜權住於此以待衆軍之集比當西
過滑臺還爲魏有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乎仲德早辭
常自言不敢與大魏抗衡建不能制之太宗令建與劉
裕相聞以觀其意裕荅言洛是晉之舊京而羌姚據之
晉欲脩復山陵之計久矣而內難屢興不暇經營司馬
休之魯宗之父子司馬國璠兄弟諸桓宗屬皆晉之蠹
也而姚氏收集此等欲以圖晉是以伐之道由於魏軍
之初舉將以重幣假途會彼邊鎮棄守而去故晉前軍
得以西進非敢憑陵魏境裕以官庫在河南恐斷其前
路乃命引軍北寇及班師乃止語在帝紀建與南平公

長孫嵩各簡精兵二千觀劉裕事勢語在高傳遷廣阿
鎮將羣盜斂跡威名甚震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
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
諸郡建濟河劉裕兗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遂東入青
州司馬受之秀之先聚黨於濟東皆率衆降建入臨淄
劉義符前東牟太守清河張幸先匿孤山聞建至率二
千人迎建於女水遂圍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
義符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建以功賜
爵壽光侯加鎮南將軍建表曰臣前遣沙門僧護詣彭
城僧護還稱賊發軍向北前鋒將徐卓之已至彭城大

將軍到彥之軍在泗口發馬戒嚴必有舉斧之志臣聞
爲國之道存不忘亡宜繕甲兵增益屯戍先爲之備以
待其來若不豫設卒難擒殄且吳越之衆便於舟楫今
至北土舍其所長逆順既殊勞逸不等平寇定功在於
此日臣雖衰敝謀略寡淺過蒙殊寵忝荷重任討除寇
暴臣之志也是以秣馬枕戈思效微節願陛下不以南
境爲憂世祖優詔答之賜以衣馬建與汝陰公長孫道
生濟河而南彥之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劉義隆
兗州刺史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建追擊大破之斬
首五千餘級遂至鄒魯還屯范城世祖以建威名南震
爲義隆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
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
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義隆將檀道濟王仲
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
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
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
謀主治軍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
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數有及之南
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
世祖悼惜之謚曰襄王賜葬金陵

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在外紹逼俊以爲已援俊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瓜牙太宗即位命俊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殺之太宗以後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太宗甚痛悼之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侍中司空安城王謚孝元賜溫明祕器載以輜輶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既卒太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旣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遂合葬焉俊旣爲安城王俊弟隣襲父爵降爲丹陽公少聰慧知名稍遷北部尚書有當官之稱轉尚書令出爲涼州鎮大將加鎮西將軍隣與鎮副將

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專作威福遂相糾發坐
 伏誅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
 身虜雖敗嶠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
 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夷
 楚俊委節太宗義彰顛察朱提之變有日碑之風加以
 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甲寅二月朔日見

林孝老

列傳第十八

魏書二十

王建

安同

樓伏

丘堆

娥清

劉尼

奚眷

車伊洛

宿石

來大千

周幾

豆代田

周觀

閻大肥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傳十八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
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
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
謀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
左右大夫建兄田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回父子
伏誅其謹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以功賜奴
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從征衛辰破之賜僮隸五千戶爲
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太祖乘勝將席卷南
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
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羣臣議之建曰慕容寶

覆敗於此國內虛空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
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
恐後南人創又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
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太祖旣而悔焉後從
征慕容寶拜冠軍將軍并州旣平車駕東出井陘命建
率五萬騎先驅啓路車駕次常山諸郡皆降惟中山鄴
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衆各五
萬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尅士卒多傷太祖乃自中
山幸信都慕容寶冀州刺史慕容鳳夜踰城走信都降
車駕幸鉅鹿破慕容寶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寶棄城

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將夜入乘
 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
 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麟
 為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
 巢車臨城招其眾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
 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
 參合之眾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建而唾
 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烏丸庫偃官鳴聚黨為寇
 詔建討平之遷太僕徙為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
 州刺史卒陪葬金陵初建兄豆居以建功賜爵即丘侯

無子建以子斤襲兄爵太宗初給事中任職用事轉大
 長秋世祖征赫連昌遣斤部造攻具進爵淮南公加平
 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眾不安遣斤鎮虎
 慮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魏甚奴聲稱劉義隆遣將到彥
 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連定以斤為衛兵將軍鎮蒲坂
 關隴平斤徙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
 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
 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
 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為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
 按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建孫度太宗時為虎牢鎮監軍世祖即位徵拜殿中給
事遷尚書從征赫連昌討蠕蠕並有功賜爵濟陽公加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詔度率五千騎與叔孫建合擊劉
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於胡陸大破之後出鎮長安假
節都督秦涇梁益雍五州諸軍事開府卒謚曰莊
子安都襲降爵為侯世祖拜為太子庶子出為鄯善鎮
將高宗時為內都大官卒

子賈得襲

建曾孫樹以善射有寵於顯祖為內侍長稍遷尚書賜
爵歷陽侯加龍驤將軍負外常侍出為平西將軍涇州

刺史卒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
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為殿
中郎將符堅滅暉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没入符氏宮出
賜劉庫仁為妻庫仁貴寵之同因隨眷商販見太祖有
濟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
太祖徵兵於慕容垂事在窟咄傳同頻使稱旨遂見寵
異以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
班賜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賜以妻妾及隸戶三十馬二
匹羊五十口加廣武將軍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眾

救平太祖乃增築重圍以拒興同進計曰臣受遣詣絳
督租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
必從汾西乘高隄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重
圍難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
西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
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加安遠將軍詔同送姚
興將越騎校尉唐小方等於長安清河王紹之亂太宗
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衆皆響應奉迎太祖
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民訟又詔與肥如侯
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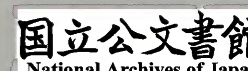
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曰竊見并州
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鍼工古彤爲晉
陽令交通財賄共爲姦利請案律治罪太宗從之於是
郡國肅然同東出并陘至鉅鹿發衆四戶一人欲治大
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塢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疾同得
衆心因此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宗以同擅
徵發於外檻車徵還召羣官議其罪皆曰同擅興事役
勞擾百姓宜應窮治以肅來犯太宗以同雖專命而本
在爲公意無不善釋之世祖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
輔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祿大夫世祖出鎮北境同與

安定王彌留鎮京師世祖即位進爵高陽公拜光祿勳
 尋除征東大將軍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太宗時典
 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自
 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其
 公清奉法皆此類也同在官明察長於校練家法脩整
 為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為百姓
 所苦神麿二年卒追贈高陽王謚曰恭惠

屈子陽烈散騎侍郎賜爵北新子

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略太宗時為獵郎出監雲
 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

人太宗以原輕敵違節度加其罪責然知原驍勇遂任
 以為將鎮守雲中寬和愛下甚得衆心蠕蠕屢犯塞原
 輒摧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世祖即位徵
 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軍五道並進大檀驚
 駭北遁遷尚書左僕射河間公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從
 征赫連昌入其城而還車駕北伐蠕蠕遁走世祖聞東
 部高車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將遣襲之諸將皆以為難
 世祖不從遣原與侍中古弼率萬騎討之大獲而還車
 駕征昌黎原與建寧王崇屯于漠南以備蠕蠕原在朝
 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



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爲逆事洩伏誅臨刑上疏曰臣聞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以熒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先臣同往因聖運歸身太祖竭誠戮力立効於險難之中臣以頑闇忝備股肱陛下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誠仰報恩澤而魯元姦佞構成貝錦天威遂加合門俱戮此乃命也非臣之枉但魯元外類忠貞內懷姦詐而陛下任以腹心恐釁發肘腋臣與魯元生爲怨人死爲讎鬼非以私故謗毀魯元不復眷眷披露誠款原弟頡頏弟聰爲內侍聰弟隆爲龍驤將軍給事黃門侍郎賜爵廣

宗侯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

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大宋初爲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爲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擊赫連昌至于安定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深壘自固遣太僕立堆等督租於民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芻牧者不得出土卒患之頡進計曰本奉詔誅賊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無謀將何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

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騎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
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其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
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
戰則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等死當戰死寧可坐
受困乎斤猶以馬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將帥所乘
足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出擊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
銳且昌猶而無謀每好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
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焉昌來
攻壘頡出應之昌於陳前自接戰軍士識昌爭往赴之
會天大風揚塵晝昏衆亂昌退頡等追擊昌馬蹶而墜

頡擒昌送於京師世祖大悅拜頡建節將軍賜爵西平
公代堆統攝諸軍斤耻功不在己輕追昌弟定於平涼
敗績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距之劉義隆遣將
到彦之率衆寇河南以援赫連定世祖以兵少乃攝河
南三鎮北渡彦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世祖西征赫
連定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彦之彦之遣將姚縱
夫渡河攻冶坂頡督諸軍擊之斬首二千餘級投水者
甚衆遂濟河攻洛陽拔之擒義隆將二十餘人斬首五
千級進攻虎牢虎牢潰義隆司州刺史尹冲墜城死又
與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修之李元德

魏書傳十八
及東郡太守申謨俘獲萬餘人乃振旅還京師神麈四年卒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王謚曰襄頡為將善綏士衆及卒義隆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同弟睹太宗時為樂陵太守卒

長子國位至冠軍將軍賜爵北平侯杏城鎮將

同弟難有巧思陽平王杜超督諸將擊劉義隆難參征南軍事以功表為清河太守世祖時諸將頻征和龍皆以難為長史鑿山堙谷省力兼功遷給事中從駕南征造梓橋於河以功賜爵清河子卒

子平城襲爵官至虞曹今為乙渾所殺

樓伏連代人也世為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太祖初從破賀蘭部又從平中山為太守斬逆賊張翹從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太祖時為晉兵將軍并州刺史伏連招誘西河胡曹成等七十餘人襲殺赫連屈子吐京護軍及其守士三百餘人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餘家太宗嘉之拜成等將軍賜爵列侯徵伏連為內都大官世祖即位進為廣陵公轉衛尉從光祿勳世祖征蠕蠕伏連留鎮京師進爵為王加平南大將軍又除假節督河西諸軍鎮西大將軍出鎮統萬真君十年薨謚曰恭王

子真襲鋒爵爲公從世祖征伐有功官至散騎常侍尚書安北將軍徙爲湘東公從征涼州還卒於路謚曰莊公

子干襲降爵爲侯

真次弟大拔歷位尚書散騎常侍征西將軍賜爵永平侯高祖初爲中都大官卒贈平東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

子真字法生襲拜太子宮門大夫稍遷趙郡太守更滿還京除冠軍將軍城門校尉出爲征虜將軍平城鎮將遷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衛尉少卿卒年五十八贈

撫軍將軍恒州刺史

子貴宗武定中伏波將軍開府水曹參軍

伏連兄孫安文從征平涼有功賜爵霸城男加虎威將軍後遷三郎幢將卒高祖初以其子毅貴追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陽平公謚曰定

毅歷位內外稍遷殿中尚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尚書右僕射以擒反人梁衆保加侍中本官如故後例降爲侯出除使持節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克饗高祖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禮然同

雲仍結霏雪驟寒將由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
咎音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匡不逮毅稽首對曰雪
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時恒節今隆冬雪降固
是其時又禮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
異高祖曰昔劉秀將濟滹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
不能仰感天意故也後轉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
事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伏承六軍雲動問罪
荆楊弔民淮表一同旣越但臣愚見私竊未安何者京
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
多飢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興天道悠長宜遵養時晦願
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
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也
太和二十一年卒賜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以忠謹親侍太宗即位拾遺左右
稍遷散騎常侍與叔孫建等討滅山胡劉裕泝河西伐
詔堆與建自河內次枋頭以備寇盜姚泓旣滅堆留鎮
并州赫連屈于遣三千騎寇河西堆自并州與游擊將
軍王洛生擊走之以功賜爵爲侯世祖監國臨朝堆與
太尉穆觀等爲右弼世祖即位進爵臨淮公加鎮西將
軍徙爲太僕世祖征赫連昌堆與常山王素督步兵三

萬人爲後繼昌戰敗南奔世祖遣堆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略地關右昌貳城守將堅守不下堆與清攻拔之詔堆班師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進平昌許之堆斤合軍與昌相拒擊士馬乏糧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爲昌所襲敗績堆將數百騎還城斤追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所擒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復將高涼王禮棄守東走蒲坂世祖大怒遣西平公安頡斬堆延和初詔曰堆國之肺腑勲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加安遠將軍後征蓋吳戰沒

子麟襲爵歷位駕部令出爲瑕丘鎮將假平南將軍東海公遷東兗州刺史卒官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振威將軍劉裕遣將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還清與長孫道生追之至河獲其將楊豐還拜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徒河民散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太宗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渡河略地至胡陸高平民屯聚林藪拒射官軍清等因誅數千家虜獲萬餘口賜爵瀆昌侯清與幾等遂鎮枋頭世祖初清自枋頭還京師假征南將軍進爲東平

公蠕蠕大檀徙居漠南清與平陽王長孫翰從東道出長川討之大獲而還轉宗正卿尋從征蠕蠕又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追赫連昌至安定與昌相持及安頡擒昌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為定所擒世祖克平涼乃得還後詔清鎮并州討山胡

車徵黜為門卒遂卒於家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曾祖敦有功於太祖為方面

大人父婁冠軍將軍卒贈并州刺史尼少壯健有膂力勇果善射世祖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加振威將軍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惟尼知狀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

於死中麗抱高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
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
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
勒兵而入奉高宗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
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又進爵東安公
尋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封爲王出爲征南將軍定
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徵爲殿中尚
書加侍中特進高宗末遷司徒顯祖即位以尼有大功
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
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恕之免
官而已延興四年薨

子社生襲爵世宗時寧朔將軍步兵校尉熙平初卒贈
龍驤將軍朔州刺史謚曰克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太祖時有戰功太宗時爲尚書
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爲寇所憚世宗初爲中軍都曹尚
書復鎮虎牢賜爵南陽公加使持節侍中都督豫洛二河
內諸軍事鎮南將軍開府尋徙鎮長安世祖幸美稷眷受
詔督諸軍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斬首數千
級虜其妻子而還世祖平姑臧遣眷討沮渠牧犍弟私署張
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奔高

昌獲其二城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眷討平之虜男女四
千餘人世祖征蠕蠕以眷為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塵
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為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世祖錄
其誠欵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
匹綿一百斤繡衣一具金帶鞞帽伊洛大悅規欲
歸闕沮渠無諱断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
諱卒其弟天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
遣使招喻乾壽等率戶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
之京師又招喻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伊洛又
率部眾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
女二百人馳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先是伊洛
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虛引蠕蠕三道圍歇
并遣使謂歇曰爾父已投大魏爾速歸首當賜爾爵號
歇固守連戰之外無救援為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
洛收集遺散一千餘家歸焉耆鎮世祖嘉之正平元年
詔伊洛曰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
可遣歇詣闕伊洛令歇將弟波利等十餘人赴都正平
二年伊洛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
王如故興安二年卒贈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謚曰康

王賜綿絹雜絲五百疋衣二十七襲葬禮依虜曾元故事

歇襲爵皇興末拜使持節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卒

子伯主襲爵

波利天安二年拜立節將軍樂官侯皇興三年卒

兄子洛都襲爵

宿石朔方人也赫連屈才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二年文陳父子歸闕太祖嘉之以宗女妻焉賜奴婢數十口拜爲上將軍祖若豆根太宗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

杏干世祖時虎賁幢將從征平涼有功拜虎威將軍侍御郎賜爵漢安男轉中散遷給事兼領工曹從駕討和龍以功賜奴婢十七戶真君四年從駕討蠕蠕戰沒世祖悼惜之詔求杏干子時石年甫十一引見以幼聽歸年十三襲爵擢爲中散從駕至江拜宣威將軍興光中遷侍御史拜中壘將軍進爵蔡陽子典宜官曹遷內行令從幸苑內遊獵石於高宗前走馬道峻馬倒殞絕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高宗嘉之賜綿一百斤帛五十疋駿馬一匹改爵義陽子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

臣韜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天安初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爲北中道都大將延興元年卒追贈太原王謚曰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比部侍御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太祖避難叱候山叅創業之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爲騎都尉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遷內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爲殿中給事世祖踐祚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常侍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從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大千馳救賊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從討蠕蠕戰功居多遷征北大將軍賜爵盧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賊北叛大千前後追擊莫不平殄延和初車駕北伐大千爲前鋒大破虜軍世祖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大千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畧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

世祖出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世祖悼歎

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謚

曰莊公

子丘頽襲爵降為晉興侯拜安遠將軍從駕到江進右將軍和平中遷中散轉相曹都典奉事皇興四年卒贈寧南將軍陳留公謚曰簡

子蕈襲爵

丘頽弟提官至監御曹給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濮陽侯太和十年卒

周幾代人也父干有功太祖之世賜爵順陽侯坐事死幾少以善騎射為獵郎太祖即位為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尚書神瑞中并州飢民遊食山東詔幾領眾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泰常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雀於林慮山猛雀遺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後為寧朔將軍拒司馬德宗將劉裕於南破毛德祖於土樓以功賜爵交阯侯世祖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於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緩撫關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

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追贈交趾公謚曰桓

子步襲爵卒

子安國襲爵太和中討蠕蠕失利伏法爵除

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虎牢

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與奚斤前鋒先入擒劉義

隆將毛德祖并長史司馬三人以功遷內三郎從討赫

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世祖壯

之拜勇武將軍後從駕平昌以戰功賜奴婢十五口黃

金百斤銀百斤神麿中討蠕蠕賜爵關中侯從討平涼

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滕行授

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并陞侯

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從討和龍戰功居

多遷殿中尚書賜奴婢六十口以前後軍功進爵長廣

公加平東將軍從駕南討轉太子太保出爲統萬鎮大

將興安中卒贈侍中安東大將軍長廣王謚曰恭

子求周爲內三郎從駕到江陽爵五等子又進爵爲侯

後襲父爵爲吏部尚書皇興二年卒贈征北大將軍長

廣王謚曰簡

子多侯襲爵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每在軍陳必應募先登以功
進爲軍將長史尋轉軍將擊赫連屈丐有功賜爵安川
子遷北鎮軍將世祖卽位從討蠕蠕以軍功進爲都副
將鎮雲中神麿中又討蠕蠕大獲增爵爲侯從征平涼
進爵金城公遷爲都將從破離石胡加散騎常侍轉高
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
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
威輒與諸將私分之世祖大怒黜觀爲金城侯改授內
都大官出除平南將軍秦州刺史復爵金城公撫馭失
和民薛永宗聚衆於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爲流矢所中

世祖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世祖怒絕
其爵子豆初爲三郎遷軍將卒于長樂太守

閻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時與其弟大塗倍頤率宗族歸
國太祖善之尚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並爲上
賓入八議太宗卽位進大肥爲內都大官增爵爲侯神
瑞中爲都將討越勒部於跋那山大破之泰常初復爲
都將領禁兵討蠕蠕獲其大將莫孤渾宜城王奚斤之
攻虎牢也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略地高平金
鄉東至泰山假大肥使持節安陽公鎮撫陳汝世祖初
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還爲內都大官出

除使持節冀青二州刺史假滎陽公尋徵還位特進復出為冀青二州刺史尋入為內都大官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又為都將擊大檀大破之還至渴侯山遂討東部高車於巴尼陂又征平涼並有功世祖將拜大肥為王遇疾卒追贈中山王千賀早卒

大肥弟麟襲爵出為仇池鎮將卒無子

弟鳳襲爵高宗時為內都大官出為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無子爵除

討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撥為太學生募從兗州刺

史羅怛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從討和龍遷虎賁帥轉千人軍將又從樂平王丕討和龍除涼州軍將擊吐谷渾獲其人一千餘落後吐谷渾小將率三百餘落來降尋復亡叛撥率騎追之盡獲而還以功進為子遷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入為知臣監出為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徒各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為民高宗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顯祖即位為北征都將復為都將南攻懸瓠破劉彧將朱湛之水軍三千人拜懸瓠鎮將加員外散騎常侍進爵安城侯顯祖嘉其聲效復賜衣服轉平南將

軍北豫州刺史後洛州民田智度聚黨謀逆詔撥乘傳
發豫州兵與洛州刺史丘頓擊之獲智度送京師撥卒
贈冠軍將軍諡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世祖初以
直督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陳前後
以功屢受賞賜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
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劉義隆將王玄謨衆
數萬人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
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
敗走從駕至江真再破賊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還攻
盱眙真功居多遷給事典太倉事高宗即位拜冠軍
將軍進爵都昌侯遷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時丁零數千
家寇竊并定真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自樂平東入與
定州刺史許崇之併力討滅從駕巡東海以真爲寧西
將軍尋遷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假建平公胡賊帥賀略
孫聚衆千餘人叛于石樓真擊破之殺五百餘人是時
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氏豪仇偁檀等反叛
氏民咸應其衆甚盛真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
而還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
草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

信真到撫慰之皆怡然安靜咸陽民趙昌受劉成署龍
驤將軍扇動鄠鵠盩厔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真
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鄠縣民王稚
兄弟聚二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
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谷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
步騎六千討昌真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
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真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
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
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延興二年卒
歸葬京師謚曰烈

于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累遷歷長安鎮
將拜安南將軍濟州刺史例降改封汝陽侯京兆王愉
爲徐州刺史以延爲愉府司馬帶彭城内史正始初除
武川鎮將入除太僕卿都督沃野武川懷朔三鎮諸軍
事安北將軍懷朔鎮大將加散騎常侍正光初拜金紫
光祿大夫復除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弟什寅太府卿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拜都官尚
書卒於平南將軍光祿大夫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國祖肥
濮陽太守父匹知世祖時爲西部長榮陽公洛拔以壯

勇知名高宗末為平原鎮都將劉或徐州刺史薛安都歸誠請援詔遣尉元率眾救之洛拔隨元入彭城或將張永遣將王茂之領兵五千向武原援其運車元遣洛拔率騎詣武原擊之格戰二日手殺九人奪賊運車二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仍共擊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加建義將軍年五十六卒

長子文祖顯祖以其勲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於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註皇詔辭義通辯超授陽平太守未拜轉為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蓋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顏擒赫連昌權義隆眾遂為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伐四克劉尼忠國翼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略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甲寅三月五日一見

林安宅

列傳第十九

二

仕

列傳第十九

魏書三十一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能左右馳射，武藝過人。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後與寧朔將軍公孫蘭領步騎二萬，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既而車駕後至，見道路脩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定。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即吾之黥彭。」太賜金帛，進假新安公。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書傳十九

皆擒獲太祖顧而謝之永興中關東羣盜大起西河反
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即以本號留鎮平陽轉鎮
遠將軍河內鎮將賜爵新城男栗磾撫導新邦其有威
惠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
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
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
稍公麾下栗磾以壯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稍將軍栗
磾好持黑稍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奚斤之征
虎牢也栗磾別率所部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洸之於金
墉洸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將軍如故進爵新安侯
洛陽雖歷代所都又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栗磾
刊闢榛荒勞來安集德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太宗南
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
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太宗深歎美之
世祖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襲
陝城昌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仍至三輔
進爵爲公加安南將軍平統萬遷蒲坂鎮將時弘農河
內上黨三郡賊起栗磾討之轉虎牢鎮大將加督河內
軍尋遷使持節都督兗桓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枋頭
都將又爲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太尉公栗磾自少治
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
不濫世祖甚悼惜之

子洛拔襲爵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
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車駕征討恒在侍
衛擢領監御曹事從征涼州既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
御曹令恭宗之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
君不宜逆自結納恒畏避屏退左轉領侯官曹事項之
襲爵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寧東將軍和龍鎮都大將
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又爲外都大官
會隴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險竊命私署王侯高宗詔洛
拔與南陽王惠壽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徙其惡黨三千
餘家於趙魏轉拜侍中殿中尚書遷尚書令侍中如故
在朝祇肅百寮憚之太安四年卒時年四十四洛拔有
六子

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遷羽
林中郎將延興初敕領寧光宮宿衛事遷屯田給納太
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日辰長安鎮
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案驗咸獲贓罪洛侯日辰
等皆致大辟提坐徙邊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

衛監總督禁旅從幸中山車駕還次肆州司空苟頽表
沙門法秀該惑百姓潛謀不軌詔烈與吏部尚書闕承
祖馳駟討之會秀已平轉左衛將軍賜爵昌國子遷殿
中尚書賜帛三千疋于時高祖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
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加散騎
常侍遷前將軍進爵洛陽侯尋轉衛尉卿從駕南征加
鎮南將軍及遷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高祖問烈曰
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前測若隱心而
言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異即是
司深感不言之益宜且還舊都以鎮代邑敕留臺庶政
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
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朕以此事相託顧非不重也烈
與高陽王雍奉遷神主於洛陽高祖嘉其勲誠遷光祿
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曰臣上或
近臣下不決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冀荷榮祿當今聖
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
請乞黜落高祖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
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
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
騎常侍封聊城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及穆泰陸叡謀

反舊京高祖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金策之意語在陸叡傳是逆也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而爲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也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高祖謂彭城王勰曰烈先朝舊德智勇兼有軍之大計宜共參決宛鄧旣平車駕還洛論功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三年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馬圈高祖與疾赴之執烈手曰都邑空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官以輯遠近之望顯達破走高祖崩於行宮彭城王勰搃一六軍祕諱而返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荅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

議出之乃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恒州刺史烈
不願藩授頻表乞停輒優荅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
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
固辭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
公並致齋 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
社稷之臣明可早入富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
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
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
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已下六十餘人宣言召咸陽王
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
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
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
焉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
告時世宗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
知討之所出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
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為
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世宗聞之甚以慰悅及駕還
宮禧已遁逃詔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二百人追執
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八月暴疾卒時年
六十五世宗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賜錢二百方布五百匹贈使持節侍中大將軍
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鉅鹿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
前千戶烈有五子

長子祚字万年太和中爲中散稍遷恒州別駕襲父爵
除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
公還第卒贈平州刺史

祚子若襲爵多酒過爲叔父景所搃殺
子順襲卒子馥襲

祚弟忠子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大明太后
臨朝行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思賢直少言

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轉太子翊軍
校尉世宗即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寢元
禧之謀亂也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
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付留守之重計防遏有
在必無所慮世宗即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
如所量世宗還宮撫背曰卿差強人意賜帛五百疋又
曰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
旣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父憂去職未幾起
復本官遷司空長史于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
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忠

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遠征虜將軍餘如故以平元禧功封魏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尋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世宗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秋詔忠以本官使持節襄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申聞守令已下便即行決與撫軍將軍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還除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又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欲密出之乃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世宗旣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詔曰自比股肱禡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爲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延昌

初除都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
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
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
侮以所御劍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
恒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
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
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
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肅
宗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
太尉高陽王雍屬尊均董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
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即
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效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伏
連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宮闕侍中黃門但牒六輔
姓字齋來孫伏連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
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於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
又摠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
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權欲以惠
澤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天下之
民絹布一匹之外冬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忠白高
陽王雍自云世宗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

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之功諷動百寮令加已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百寮咸以爲然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祿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祿有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加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于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位乃出忠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止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竊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謐然宇內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衛省闈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恒理不容以此爲功妄開井邑臣等前議所以廣建茅土者正以畏迫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姦回微可褒叙以前侍中臣

忠愍攝文武侍中臣光又在樞密讚同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尚書臣昭等無涯上訴奉敕重議案主顯陰結姦徒志爲不逞高肇遠同凶逆遙構禍端無將之罪事合洿戮而忠等徵罪唯以厥身不至拏戮又出罪人窮治不盡案律準憲事在不輕暨皇上纂曆聖后別宮母子隔異溫清道絕皆忠等之咎過方厥勲功微罪重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恠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春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革心奉上不以趣捨虧節是以倚秦宮而慟哭復楚之功已多陟廬龍而樹勸廣魏之勲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義之田疇拒命良史所以稱美竊唯宮車宴駕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時乃心家國書誚往來憤氣成疚傷禮敗德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世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戇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旣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

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關世務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既非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並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繩所紕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進罪餘如奏又詔曰忠以往年大諱之際開崇邑土然耐庸理垂有司執奪豈宜一謬棄其餘勲也但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以安厥望可靈壽縣開國公邑五百戶初世宗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理必萬全計之上者忠等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師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病未拜見裴郭爲崇忠自知必死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

大明利見之始百官摠已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緝寧
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
以睿明御寓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履弗棄
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
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痾疚自去秋苦痢纏
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
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勇遺
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亡第四弟第二子
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
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此旣誠勲宜錄又無子可
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效忠薨年
五十七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
百疋蠟三百斤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
議忠剛直猛暴專戇好殺案謚法剛彊直理曰武怙威
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奉上
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直曰武夙夜恭事曰敬謚武
敬公二卿不同事奏靈太后令曰可依正卿議于氏自
魯祖四世貴盛一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開國
公忠性多猜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
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

寶貨事初瓌保元初瓌保元談之遂被賞愛引為腹心
忠檀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
尼須女微解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為女侍中賜號范陽
郡君

未超名翻襲爵尋卒

子世衡襲齊受禪例降

忠弟景字百年自司州從事稍遷步兵校尉寧朔將軍
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會赦免
忠薨後景為武衛將軍謀廢元義又黜為征虜將軍懷
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亂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
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
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毀辱如此月
餘乃殺之

烈弟敦自中散遷驍騎將軍景明中假節行并州事除
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官贈使持節平北將軍恒州刺
史

子昕員外郎直後主衣都統揚然將軍懷朔武川鎮將
中散大夫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洛汗聽
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郎將恒州大中正又遷
撫軍將軍衛尉卿出為鎮東將軍殷恒州刺史還拜征

東將軍領左右天平中卒贈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謚曰文恭

長子揚仁武定中渤海太守

揚仁弟義羅字仲綱中軍將軍光州刺史

義羅弟子榮魯郡太守

敦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之風自中散稍遷光祿大夫守尚書賜爵武城子太和中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

子礫襲太子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卒贈右將軍洛州刺史謚曰哀

子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暉弟道揚儀同開府諮議參軍

礫弟祗卒於司徒掾贈鎮遠將軍朔州刺史謚曰悼

祗子元伯中散大夫

果弟勁事在外戚傳

勁弟須中散遷長水校尉稍遷武衛將軍太府卿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儀

同三司冀州長史卒贈征南將軍燕州刺史謚曰武

子翊太尉從事中郎燕州刺史

子長文字士端武定中尚書考功郎

須弟文仁太中大夫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殫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虐已下
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以著能名
烈氣槩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
忠以黷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
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也

甲寅三月六日見

林

魏書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

魏書三十二

高湖

崔逞

封懿

高湖字大淵渤海人漢太傅衰之後祖慶慕容垂
司空父泰吏部尚書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兄勳俱知名
於時雅為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歷顯職為散騎常侍登
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伐也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
國彼有內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
行人相繼往來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
政當敦修舊好又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眾遠伐且魏

主雄略兵馬精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
 意果心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
 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寶立乃起湖
 為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
 亂遂率戶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摠代
 東諸部世祖時除寧西將軍涼州鎮都大將鎮姑臧甚
 有惠政年七十卒贈鎮西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有四
 子

第三子謚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
 禁中除中散專典秘閣肅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書
 郎謚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
 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寧光宮也謚恒侍講讀拜蘭
 臺御史尋轉治書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巨而行無所
 畏避甚見稱賞延興二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五太昌初
 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壽徐齊濟兗五州諸軍事驃騎
 太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謚武貞公妻叔孫氏陳留郡
 君

長子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
 並宗奇之蠕蠕侵掠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頤率眾
 討之順假樹生鎮遠將軍都將先驅有功樹生尚氣俠

意在浮沈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論者高之居宅數
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
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絲竹自娛孝昌
初北州大亂詔發衆軍廣開幕賞以樹生有威略授以
大都督令率勁勇鎮捍舊蕃二年卒時年五十五太昌
初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
軍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追封渤海王謚曰文穆妻
韓氏爲渤海王國太妃永熙中後贈假黃鉞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加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長子卽齊獻武
王也

王弟琛字永寶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衛
史中尉南趙郡開國公

子叡襲武定末太子庶子

樹生弟翻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
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雲
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
史謚曰孝宣

子嶽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

謚長兄直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
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擢閭里自涇州別駕稍遷安定

太守甚著聲績卒贈龍驤將軍涇州刺史帶金城太守

神龜初卒太昌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康

子仁正光中卒於河州別駕太昌初贈使持節侍中都

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明穆

子貫字小胡永興末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尚

食典御

拔弟賸兒美容貌膂力過人尤善弓馬顯祖時羽林幢

將皇與中主仗令高祖初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內侍

長坐事死傳無拔事而載拔弟

子吞字明珍有器尚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請員外散騎

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

州刺史永熙中重贈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景

子永樂興和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

縣開國公

永弟弼武定中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陵縣開國男

賸兒弟徽字榮顯小字苟兒聰敏有氣幹為任城王澄

所知賞景明中起家奉朝請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

吞古切

使於噉噉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遷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假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噉噉還至枹罕屬莫折念生反於秦隴時河州刺史元祚爲前刺史梁釗息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河州祚以憂死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臺使元湛共推徽行河州事綏接有方兵士用命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徵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退走奔秦州景進尋率羌夷復來攻逼徽遣統軍六景相馳表請師詔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爲賊所害永熙中喪還洛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歸義有志烈初除奉朝請加威烈將軍與父徽俱使西域還都稍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戰功後沒於陳太昌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普武定末安南將軍太子左衛率

歸義弟歸彥武定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縣開國男

真弟各拔廣昌鎮將卒贈燕州刺史

子猛虎鄩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

子元國早卒

次顯國武定末撫軍將軍汶陽男

顯國弟達武定中驃騎將軍行滄州事

達弟永國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永國弟子國武衛將軍

各拔少子盛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

子子瑗武定末兼武衛將軍

謚弟稚字幼寧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

子也字難也天野鎮長卒贈琅邪太守

子雍字景雲司徒從事後與少子思義俱奔蕭衍卒於

江南元象初喪還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

滄幽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冀州刺

史

子思宗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

開國男思義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

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隋弟與早卒

興子貴孫晉州刺史

湖弟怕字叔宗慕容垂鉅鹿太守太祖時率郡降賜爵

經縣侯加龍驤將軍仍守鉅鹿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
史謚曰惠

子道字始惜襲爵拜都收令遷鎮南將軍相州刺史未
及之職卒仍以爲贈謚曰莊

子幹字干奴好學寬厚有雅度襲爵經縣侯後例降爲
伯歷南青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鄯善鎮遠府長史

仍轉汾州後軍府長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稱大
昌初卒贈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孝穆
子昂字白次襲余南秦州長史卒贈輔國將軍涼州刺

史謚曰宣

子紹字廣祖襲爵興和初征虜將軍滄州刺史仇弟騰
字伏興卒於安東將軍光州刺史襄城縣開國公

子陟字祖遷司空中郎太尉主簿
陟弟憬通直郎

憬弟勳襲父爵

騰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書令平原郡開國公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孫曾
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

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講誦不廢慕容暉

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苻堅并慕容暉以爲齊郡太守堅敗司馬昌明以暉爲河清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授以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祕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暉攜妻子亡歸太祖張袞先稱美暉及見禮遇甚重拜爲尚書任以政事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問羣臣以取粟方略暉曰取榷可以助糧故飛鴟食榷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雖銜其侮憐然兵旣須食乃德以甚當阻暉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榷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侵司馬德宗襄陽戍戍將郝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聞太祖詔暉與張袞爲遵書以荅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體勅暉亦貶其主號以報之暉袞乃云貴主太祖怒曰使汝貶其主以荅乃稱貴主何若賢兄也遂賜死後司馬德宗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皆曰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
 奔二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逞七
 子二子早亡第三子義義弟謹謹弟禕禕弟巖巖弟願
 逞之內徙也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
 令歸慕容德遂奔廣固逞獨與小子願在平城及逞之
 死亦以此為譴願字泰冲初為太子洗馬後稍遷散騎
 尚書賜爵清河侯後世祖聞劉義隆以謹為冀州刺史
 乃曰義隆知用其兄我豈無冀州也乃以願為平東將
 軍冀州刺史又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
 奉使數返光揚朝命世祖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
 丕等督諸軍取上邽使願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後
 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願五
 子

長子秉字公禮早終無子

秉弟廣字公淵襲爵拜平東將軍

子法度早終

廣弟軌字公則太子中舍人鎮南司馬

軌弟穆字公和早終

穆弟叡字哲小字男季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誅從兄

景真以子思叔繼叡

秀書卷二十一 九 三百九十三朱

思叔少為中書學生遷中書博士世宗時歷上黨鉅鹿太守自逞之死至敵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北一門盡矣初三齊平禕孫相如入國以才學知名舉冀州秀才早卒

相如弟或在術藝傳

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之譽

延壽子隆宗簡率愛友居喪以孝聞歷位冀州別駕蘭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諮議參軍冀州中正中軍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於至誠故見重於世卒贈前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孝

子敬保員外散騎侍郎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子子恒官至征虜將軍營郡太守早卒

子恒弟子安冠軍將軍西兗州司馬

子安弟子昇開府參軍武定中坐連元瑾事兄弟並伏法

封懿字處德渤海蓆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暉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雋偉有才氣能屬

魏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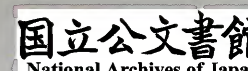
文與乎雖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至中書令民部尚書寶敗歸闕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寧朔將軍章安子太祖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踈慢廢還家太宗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為侯泰常二年卒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于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太宗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一子玄之請曰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磨奴被刑為宦人崔浩之誅也世祖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事由浩之故後為中曹監西使張掖賜

爵富城子加建威將軍給事中久之出為冠軍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贈平東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為後高祖賜名回

回父鑒即慕容暉太尉奔之後也回皇興初為中書學生襲爵富城子累遷太子家令世宗即位以回行華州事回在州鞭中散大夫党智孫為尚書左丞韋績糾奏免尋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徵為太尉長史頻行定州徐州事尋除後將軍汾州刺史肅宗初轉涼州刺



閣庫

四百三十一本

史加右將軍固辭不拜仍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大
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
調州內甚賴之又為度支尚書尋轉都官尚書冀州大
中正滎陽鄭雲謠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
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為
安州卿知之否彼士治生何事為便回荅之曰卿荷國
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
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
雲慙媿失色靈太后臨朝召百官問得失羣臣莫敢言
回對曰昔孔丘為司寇十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
巧自息姬且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
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頗
由長吏寬息侵剝百姓盜賊羣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
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轉為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
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
人稱之除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肅宗末徵為殿中尚書
頻表遜職以為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於河陰時年
七十七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孝
宣

長子隆之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安德郡開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二十一 十二

國公

子子繪武定中勃海太守

隆之弟興之字祖胃經明行脩恬素清靜起家太學博士員外郎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譽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尋重贈殿中尚書謚曰孝

子琬字子倩武定末開府中郎

子琬弟孝琰祕書郎

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剡縣開國子磨奴旣以回爲後請於顯祖贈鑿寧遠將軍

滄水太守

鑿長子琳字彥寶顯祖末本州表貢拜中書博士高祖初大軍南討琳參鎮南軍事後爲河南七州大使還拜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賜布帛六百疋粟六百石馬牛各一遷太尉長史轉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行東兗州事及改定百官除司空長史出爲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持節西道大使還爲長兼太中大夫轉廣平內史又爲光祿大夫世宗末除後將軍夏州刺史徵爲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神龜二年卒贈使持節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子元稱

元稱弟子盛並早卒

子盛弟子施武定末沛郡太守

琳子肅在文苑傳

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奔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姊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顯祖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高祖時以歸國勳爲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休傑從弟靈祐仕劉義隆爲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

白曜平三齊靈祐率二百人詣白曜降賜爵下密子後

除建威將軍渤海太守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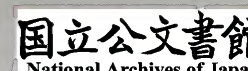
子進壽襲爵肅宗時爲揚州治中以失義州爲刺史元志所殺事具志傳

子子游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進壽弟蚌卒於冀州別駕

蚌弟粲起家荊州長流參軍司空水曹參軍殿中侍御史累遷征東將軍廣州長史還除光祿大夫卒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同族叔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
 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
 但章句可奇其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
 善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
 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
 然後為賢言者暫退大和中拜著作佐郎稍遷尚書儀
 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
 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
 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為高麗擁掠東歸
 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
 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詔
 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
 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入為吏部郎以兄考
 事于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
 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為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
 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尋除國子博士揚武將
 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王懌表
 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官在
 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朝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
 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五室九階四戶八窻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窻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且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祭邑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表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尋以本官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條教所在有績轉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緯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

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旣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軌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預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列九條皆發起憲編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以爲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偉伯無子轉授第三弟翼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并詩賦碑誄雜文數十篇

偉伯弟業字君脩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早卒業弟翼字君贊美容貌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之勲除給事

中後加揚烈將軍武定初卒

翼弟述字君義武定末廷尉少卿

述弟詢字景文尚書起部郎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忽微俱以爲禍頤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甲寅二月八日見

林字

魏書三十一

魏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一

魏書三十三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薛提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真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歷尚書郎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三十一

一

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
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
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
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
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
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
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
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為無若父也使鬼而
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温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
州刺史列人定侯

温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鮒字伯魚州別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群書州辟別駕早
卒

隱叔父洽為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
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
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
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及從
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史劉義隆加

魏書傳二十一
三百廿五
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
七年卒贈司隸謚簡侯

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
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
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
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不稱尊號復以永為丞相

永為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輿駕次
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
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即位行
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高唐子清身
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後為中都歷任二曹斷
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為并州刺史加安
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
賜錦繡布帛綿綵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鎮
南將軍青州刺史謚曰康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平之

稱

崇弟幾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填門幾性懦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幾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爲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爲內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爲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自尚書郎入爲中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光祿少卿改授衛尉少卿出爲冠軍將軍尚書兖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文昭有九子長子沂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贈

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暉弟盱字仲明祕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爲盜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爲慕

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太祖南伐

車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

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

年竇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

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

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太祖太

祖素聞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摠文誥

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

北將軍昌黎公謚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爲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謚

曰莊

須長子恒字長生沈深有局量少纂家業尤善書計太

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卽

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

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在東宮恒領太子少傅

後督諸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
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恒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
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恒在宮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
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
盧曾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賞賜隆厚真君四年墜
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
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
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觀弟道賜襲祖爵
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加散騎
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吳遷尚
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鴈門暴疾卒謚曰哀公子拔襲
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
人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
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愴然曰若
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爲散
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

子永興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

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為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名仍拜為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秦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為公正太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巒山謀為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為皆逼凶威彊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反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待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為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後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為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為壽張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州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尅而還世祖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為相州刺

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清論常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爲太學生太宗即位爲內主書後襲父爵神麤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脩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爲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

子襲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真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喻民乃復業天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還爲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沖昌黎人也父袞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籍被服

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書為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即位為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為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已同者視之蔑如也然反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為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謚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為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謚曰簡公

闡弟季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為祕書中散遷中書大夫出為吐京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人授高宗經高宗即位以舊恩為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滎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為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頴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負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負外散騎常侍尋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傅豎眼出為別將

以穎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司州治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又爲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爲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爲世宗挽卽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侍甚爲肅宗寵待元乂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達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閣將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太后嬖幸莫儼懼紹達間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達爲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外太后誣其罪而殺之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爲諸生慕容沖以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人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爲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心而道其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爲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

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
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
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
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眾討之法令不整為胡
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
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
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侵地太宗以為掠
地至淮滑臺等二城自然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
從之於是奚斤為都督以表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
斤等齊可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為之聲援
表等既克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王
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
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
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
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太宗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
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
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
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為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
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為中書郎出

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
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
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
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
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
至匍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
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平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
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荅曰大夫入境尚有郊
勞而况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
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
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
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
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
皆加綰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彊弱輔脊
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旣
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
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
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
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
到擘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

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娶于封
氏生二子斌叡

斌襲爵拜內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叡字文
叔初爲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祖於苑
內立殿勅中祕羣官制名叡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
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
道頤神逍遙物外官居之名當協叡旨臣愚以爲宜曰
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
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
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

昌平子

子崇基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
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
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
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致
敗國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真君九年卒追
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謚曰恭
第二子遠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敷

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遂
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率眾討蕭贖舞陰戍後高祖
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
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遂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
司很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眾賦易辦實
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
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四匹遂奏爲貴賤等
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爲襄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
將軍青州刺史以遂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
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
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
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
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
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
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
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遂叡爲從父兄弟而
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壻遂母鴈門李氏地
望縣隔鉅鹿太守祖李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

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代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間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荅二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荅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荅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荅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荅非所知也佺期間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

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佯期曰蠻賊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祕書監垂滅永徙於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

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左主客郎慕容永
祕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
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
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
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
參兵事太祖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
到義臺破慕容麟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剋平
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
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
竄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
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
三口馬牛羊五十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
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
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
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
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
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
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
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
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

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卽位問左右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抃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大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漸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卽位徵爲內都大官神麤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

子周襲爵為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為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並中書博士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為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
太和初歷祕書令齊郡王友出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帶
馮翊太守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
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
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
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
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

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
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
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
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
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
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哈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
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哈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
口都無穢氣舉歛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
數斗臺盛納諸棺中初天興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
永為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

不可卒窮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

賈彞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
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
繫獄彞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
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
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彞於
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
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彞及其從兄代郡
太守潤等太祖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
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攜初附父乃召還天
賜末彞請詣温湯療病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
年遁歸又爲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
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
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旣而掌吏曹
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
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
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
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
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

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子雋字異隣。襲爵拜祕書中散軍曹。令出爲顯武將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雋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雋朝京師。賞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與襲爵

與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官。

潤曾孫頑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頑兄子景雋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雋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景雋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廷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

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

提弟淳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道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齊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疆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效闡悲夫

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語亦悉出此史諸論合而成文然頗詳備與本史它卷略同豈非小史全載本史乎

甲寅五月十六日一見

林子生

列傳第二十二

魏書三十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灑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山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三十四

委書作二二
三百六八
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
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
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宮社
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即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
家必以孝敬爲本在朝則以忠節爲先不然何以立身
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
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
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
貞操踰懇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
何以獎勸將來爲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
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戶永興五年卒
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輶車使殿中衛士
爲之道從太宗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
洛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爲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
典作長安真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襲爵降爲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爲侍
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勲先朝詔復定州
爵爲公高祖初爲長安鎮將卒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

監御長賜爵始新子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太宗帳下帥善
自脩立謹慎無過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
及太宗即位拜爲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
後改爲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
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
頭性無害毋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
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
莫及泰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慟贈侍中左衛大將軍
太師宣城王謚曰忠貞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

陪葬金陵

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書令
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
宗時選爲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
愛之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
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
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
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
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

赫連昌世祖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葬於崢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

少子内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卧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内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殺内而厚撫其兄弟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興安二年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謚曰恭子興仁

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

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頽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叡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髻鬣龍飛道光率土千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旣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方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

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
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和深悟存
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
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
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
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
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
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
遇赦免爵除

萬安國代人也祖真世爲酋帥恒率部民從世祖征伐
以功除平西將軍敦煌公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
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
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
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
與同卧起爲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
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
殺買奴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
子襲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
贈并州刺史

子纂字輔興襲依例降爲公世宗時起家司徒倉曹參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未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有奚拔者世爲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一子敬无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

薨

子護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卒子彥嗣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以誠至發其端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甲寅二月十六日夜見

林夢

魏書傳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魏書二十一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

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恠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鄴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野六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旣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孰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

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大**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灾禍**大**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哉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池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大**宗將從之浩曰此非

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與死
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
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
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
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
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
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
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
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利
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妍媸一女子
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
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
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
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孫
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
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
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
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
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
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

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

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中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垂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

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疆隣報讐雪耻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擲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塩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塩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任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八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瀉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

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
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
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
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
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
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表生
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
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
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
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
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
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
脩德災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
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
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
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
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摠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
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願神養壽進御
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

魏書卷之三十三 四十七 吳
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
漸一周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
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
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
此大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
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
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
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
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
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
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言趣崔浩博
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
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
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
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
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
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
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
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
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

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
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
之待其惡稔如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
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
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
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
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
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
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徐
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
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虎牢及在軍北絕攻南救必沿
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
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
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
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懋高陵之上下臨
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
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
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
意歛容無有懈倦旣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
亦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

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
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
闇昧鄉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
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
等爲本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
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
浩纖妍潔白如羨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
良謂已稽古過之旣得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之術而
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
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

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鈞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
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
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
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
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
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
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
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
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
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

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廟二年
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
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
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
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
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
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
尅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
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
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
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
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
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
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
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
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
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
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
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
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

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漢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

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

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
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
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
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
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
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
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
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變識鑊中之味物有其
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

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
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
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斃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
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
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
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
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
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
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二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
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

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二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尪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曾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道吾令至此也乃勅諸尚書曰凡

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
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元其未發
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道足以挫其
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
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
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
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
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
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夾待
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方全之計勝必
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
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
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
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
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
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
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
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
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
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

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與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災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

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外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群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計。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旣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

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駭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

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二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

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
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
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
溫圍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
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
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
不住久停軍馬戶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
戶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
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扱又
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
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方頃乎此
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
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自不
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戶等辭旨嚴厲
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
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
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
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
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
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

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不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廟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効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迹成此書務從實錄焉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摠焉及恭宗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進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廷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

開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
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
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
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
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虵之法
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
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
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
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
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

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郟標素
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
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二十步用功三
百萬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
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
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
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
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
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
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

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
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
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
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
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
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
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
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
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書臣愍其
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

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
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
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
在律曆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
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
郊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
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
取祕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賂其祕書
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
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

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相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熟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籍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熟

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旣工書蓋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疑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浩母盧氏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叙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飢饉仍臻

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
 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
 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
 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
 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
 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
 世始浩與冀州刺史顧榮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
 長次模次願三人別祖而模願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
 公卿常侮模願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
 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願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

時一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橫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
 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
 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
 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
 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
 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民惡
 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